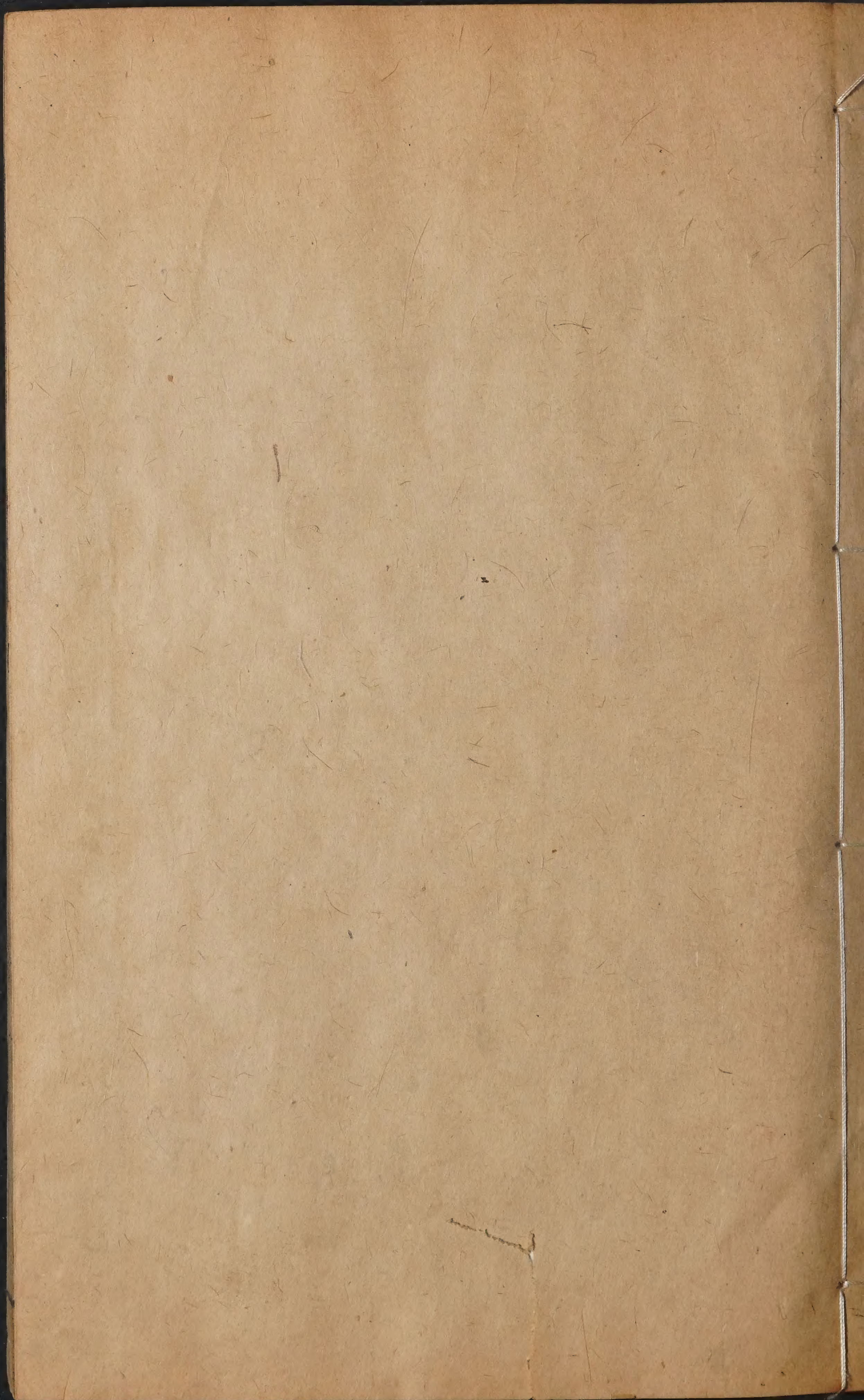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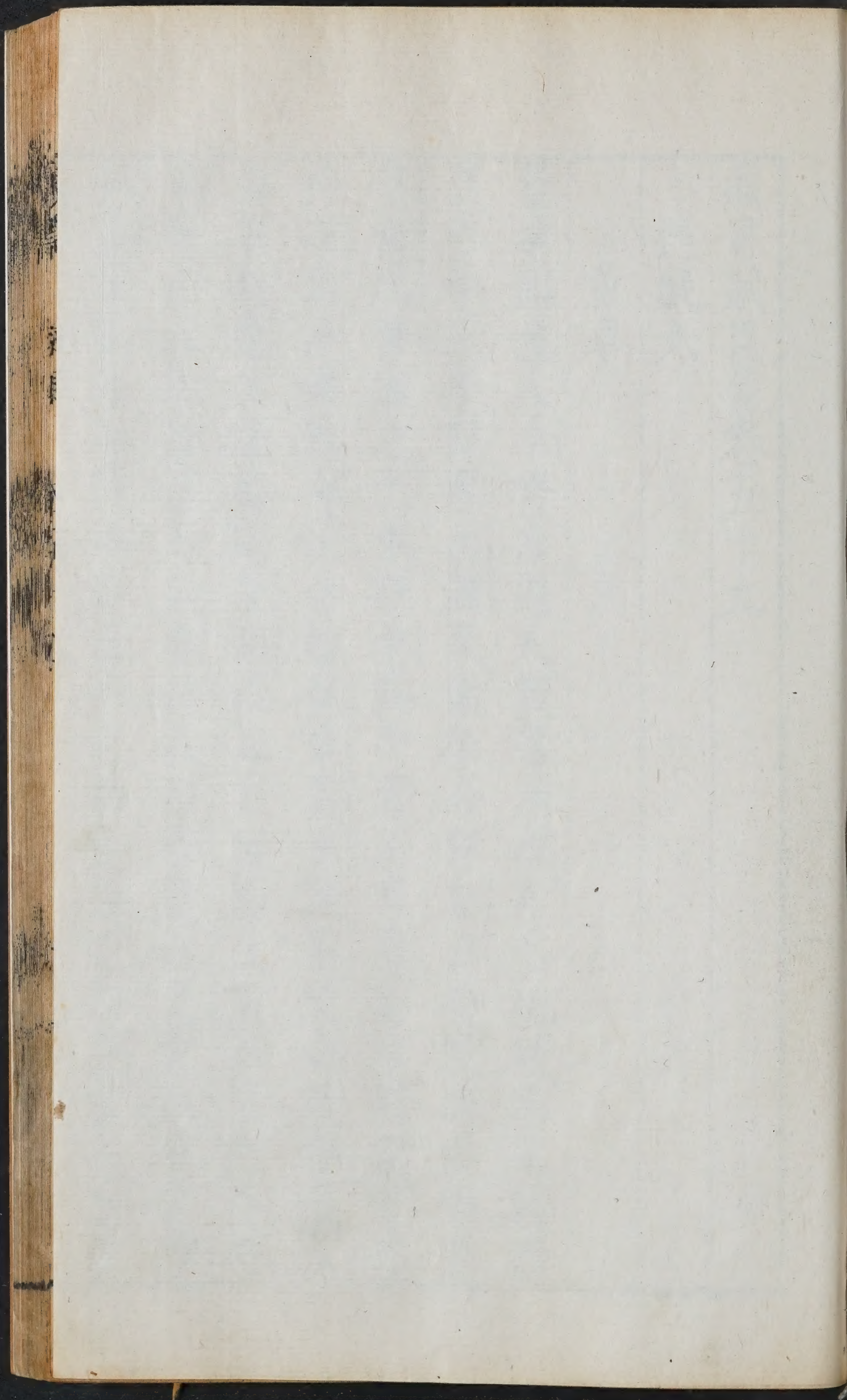




#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九

## 逆賊六

### 董卓

董卓、臨洮人、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中平三年、韓遂馬騰反、圍陳倉、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不受命、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宦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

癰雖痛勝於内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請收讓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迎帝、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辨、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

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廢帝爲弘農王而
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以何太后蹴迫永樂太后至令憂
死逆婦姑之禮遷於永安宮遂以弑崩是時洛中貴戚室
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大掠淫虜婦女
謂之搜牢人情崩潰卓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恣意殺虐
時有會於社下者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
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
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時以爲秦始皇見長
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
凶暴相類焉初入京師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

士、任吏部尚書周毖、侍中伍瓊、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孔伷爲豫州刺史、張咨爲南陽太守、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毖陰爲内主、黄巾餘黨、又衆十餘萬、轉寇太原、破河東、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太尉黄琬、司徒楊彪爭之、不能得、而伍瓊周毖又固諫、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吾用善士、而諸君到官、即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毖而遷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於是徙洛陽數百萬人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

絹、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洛陽宮廟官府人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而入長安、百官奉迎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蓋、兄弟諸子、皆典兵事、結壘于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著、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時王允與呂布及僕

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三年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着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之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卓、大罵曰、庸奴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乃

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又聚董氏之尸焚之塢中珍藏有金三萬斤銀九萬斤錦綺繢縠紈素奇玩如丘山積

呂布五原人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行止嘗以布自衛布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謝卓卓亦解布由是陰怨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通又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見殺之狀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

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且不暇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許之乃於殿門刺殺卓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封溫侯及卓將李傕等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恣兵抄掠術患之布復去從張楊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爵寵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兎能馳城飛塹與其健將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

斬首而出遂破燕軍布旣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己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及夜起兵而布已亾歸陳留太守張邈奐邈與弟超及陳宮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兵擊布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距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許助軍糧布得書大悅卽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飢困請降於布布亦恚術糧不復繼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害復遣人與布求婚而遣紀靈等將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

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今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彎弓顧謂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布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遂罷去及術遣韓胤來迎婦陳珪不欲布與術成姻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謀今與袁氏姻必受不義之名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途乃追還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復使子登詣操因言呂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操拜登爲廣陵太守臨別執登手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時布因登欲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布協同曹操絶婚公路

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辟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曹公曰、不如卿言、辟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即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與韓暹楊奉連勢攻布、布時兵只二千、馬四百疋、懼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爾、謀無數定、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暹奉大喜、遂共擊術、建安二年、布復從袁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

於操、深沮其計、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于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已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曹操圍城三月、上下離心、布乃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

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覇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流涕布及宮順皆被殺卓吾曰此段妙甚英雄問荅如見也

## 王敦

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

安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帝初鎮江東以敦爲元帥進
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
專擅之迹肇矣時劉隗用事頗疏間王氏敦上疏訟導功
德表至導封還敦敦復遣入奏敦初有重名又立大功既
專閫外之寄手控強兵羣從貴顯故帝畏而惡之而引劉
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不能平將作亂謂謝鯤曰劉隗姦
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
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卽率衆內向以誅隗爲
名帝遣王廙往諭敦敦不從復留之廙更爲敦用及敦至
據石頭歎曰吾不復爲盛德事矣放縱兵士大肆劫掠內

外百官皆奔散刁協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公卿詣石頭見敦自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敦時患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至是敦以太子有勇略欲誣以不孝罪廢之得溫嶠辨說敦謀乃沮敦遂收周顗并戴淵殺之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恠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因數敦曰公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小兒狂悖至此王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敦曰脚痛孰如

頸痛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朝行暮改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言曰公至都來稱疾不朝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自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竟不朝而去還屯武昌以兄含爲荆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帝憂憤成疾而崩太寧元年敦移鎮姑孰明帝使侍中阮孚賫牛酒犒勞敦稱疾使主簿受詔敦以王導爲司徒而自爲揚州牧又以王含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荆州彬爲江州以沈充錢鳳爲謀主鄧嶽周撫謝雍爲爪牙敦

無子、養含子應爲子、及敦病、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我死之後、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帝欲討敦、知其爲物情所畏、乃僞言敦死、下詔討鳳等、餘皆不問、敦聞詔、病轉篤、乃以含爲元帥、上疏罪狀溫嶠、導遺含書曰、今日之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今大將軍來屯於湖、漸失人心、先帝中興、遺愛在人、

聖主聰明思與賢哲弘濟時艱劉遐蘇峻不謀同辭導雖不武情在寧國謹明目張膽以爲六軍之首矣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事猶可追宜早思之及含軍敗敦聞而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俄而敦死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

## 桓温桓玄

桓温桓彝之子也生未朞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

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名之曰溫蘇峻之亂彝守宣城爲峻將江播所害及溫年十八而播已死播子彪兄弟三人常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以進手刃彪并追及二弟皆殺之時人偉焉溫豪爽有風槩面有七星劉惔嘗稱之曰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庾翼常薦溫於明帝曰桓溫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婿畜之翼卒以溫爲荊州刺史假節永和二年溫帥衆伐蜀時朝廷以蜀險遠溫兵寡少而深入敵場將佐亦以爲不可獨江夏相袁喬勸之曰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

胷中不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李勢無道臣民不附戰備不修若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可一戰擒也温從之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温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温三戰三捷李勢悉衆與温戰於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勢衆大潰温乘勝直進至晉壽葭萌城勢乃面縛輿櫬請命温解縛焚櫬送於京師振旅

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溫欲率衆北征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溫甚忿恨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覊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皆不爲國家用溫遂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伐秦秦主符健深溝自固芟苗清野溫軍糧不屬而還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整理衣冠又呼問之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

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月溫欲脩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也溫復自江陵北伐師次伊水姚襄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披甲督諸將奮擊襄大敗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謁先帝諸陵遂旋軍升平中改封南郡公溫或臥對親寮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太和

四年、溫請與郗愔及刺史桓沖袁眞等伐燕、自兖州入。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至金鄉、天旱水道絶、溫使人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淸水、引舟自淸水入河。郗超曰、淸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絶、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溫又不從。七月溫至枋頭、與燕慕容垂戰不利、粮儲復竭、乃焚舟、棄輜重、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諸將爭欲追溫、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必嚴設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俟其力盡氣衰、然後擊之。乃帥八千騎徐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

曰可擊矣乃追及溫于襄邑范陽王德先帥精騎四千伏于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又邀擊於譙破之死者復萬計溫初欲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名位頓減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溫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笫易誣乃言帝早有痿疾諷褚太后請廢帝立會稽王昱溫乃集百官于朝堂宣太后令廢帝復弒之并殺其母及三子而立簡文及簡文帝崩孝武卽位溫入朝赴山陵或云臣此欲殺王謝內外懷懼溫旣至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旣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衆亦見溫將拜時頻言臣

不敢逼又問左右殷涓形狀荅者言涓肥而短溫云向亦在帝側初殷浩爲溫所廢死浩子涓不詣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見涓爲祟遂遇疾死桓沖先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爲汝處分沖後代溫鎮姑孰旣居任盡忠帝室桓玄溫之孽子也形貌瓌奇風神踈朗博綜藝術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登高望震澤而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及殷仲堪失職倚玄等爲援乃以子弟交質共相結約推玄爲明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詔以玄

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荆州刺史、假節、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楊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遂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也、元興初、司馬元顯稱詔伐玄、玄欲退保江陵、以待之、長史卞範之進說曰、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悅、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至新亭、元顯自潰、玄遂入京師、自稱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得寧一、及玄初至、黜凡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已乃陵

傾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興、而朝野復失望矣、十一月、玄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己、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立郊登壇簒位、玄自簒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百姓疲苦、怨思亂者、十室八九、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遂誅玄

安祿山史思明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祿山忮忍多智、善測人情、通六蕃語、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壯其語、因釋不殺、祿山遂乞與守珪爲養子、擢幽州節度副史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媚事之、多出金帛結

其左右利貞入朝盛言祿山乃授營州都督自是使者往來一口同稱玄宗始以爲才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祿山爲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又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三年祿山入朝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長官御史中丞俱餞鴻臚亭祿山陽爲不敏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堪委托願以身爲陛下死天子以爲誠憐之令見太子不拜祿山曰臣不識太子何官也帝曰太子者吾百歲後將付以此位者也祿山即佯驚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當萬死乃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爲貴妃兒每拜必先妃而後

帝帝怪之祿山對曰蕃人先母而後父帝大悅六載進御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祿山恃恩入謁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磬折林甫與語揣知其意便迎折之祿山大駭故每見林甫雖盛寒必流汗林甫亦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巳袍祿山大德林甫呼爲十郎祿山還鎭留麾下駱谷居京師駱谷每奏事還祿山必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然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荅曰唯赤心耳

帝爲起第京師、服御等、雖乘輿不能過焉、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又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結契丹諸酋、大置酒、既醉、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之審、即賜祿山鐵券、封柳城郡公、進爵東平郡王、九歲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又求兼河東、遂拜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祿山中流矢、走平盧、祿山不得志、乃上言欲悉兵討契丹以報、帝詔朔方節度使阿布思會討之、布思多權畧、祿山素忌其才、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轉入漠

北爲回紇所畧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之衆兵益雄愈偃肆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皆不信至是國忠建言乞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得其謀即馳入謁帝意遂安使林甫在未敢爾也十三載來朝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因是必欲殺臣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詔還鎮又請爲閑廄隴右羣牧等使祿山旣總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十四年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元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他

日二人見上言曰、臣有一策、可以坐消祿山反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又不發、更遣中使以珍果賜祿山、欲以潛察其變、中使受賂、還言祿山無反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保無異志、卿等勿憂也

冬十一月、祿山反范陽、祿山詐爲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將兵入朝討楊國忠、遂濟河下陳留滎陽、遂入關、上走蜀、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猶未食、民獻糲飯雜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

捲越、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寧、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百姓皆走、驛館無燭、相與枕藉而寢、貴賤無復辨識矣、次馬嵬、乃賜國忠及貴妃死、祿山遂僭號東京、是年太子即位靈武、時賊將既陷長安、日縱聲色財利、故車駕入蜀、無進躡之患、肅宗北行、亦無西顧憂、祿山既老愈肥、目復盲、又得疽疾、性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祿山子慶

緒乃與李豬兒共殺祿山慶緒襲位後爲官軍所敗走歸
史思明思明殺之祿山父子僭位僅三年
史思明突厥種與安祿山共鄉里先祿山一日生故長相
善爲互市郎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爲邏騎所困欲
殺之思明紿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
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之邏以爲然送至王所思
明見王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其
眞使者卒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步將鎖高
者名聞中國思明欲擒之以贖罪詠王曰從我者雖多然
可與見天子者惟高耳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與之俱旣

至平盧思明密遣人謂戎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爲盜請備之主潛師迎犒殺其衆因高以獻張守珪奇其功表爲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祿山反使思明畧定河北已復留思明守范陽祿山陷兩京常以槖駝載禁府珍寶貯范陽思明見其富彊惆然欲自取之遂殺慶緒而幷其衆欲遂西畧恐根本未固乃留子朝義守相州而自引還更國號大燕自稱應天皇帝上元二年思明以討光弼兵於北邙王師棄河陽京師震恐益兵屯陜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爲先鋒朝義攻陜敗退壁

永寧、思明大怒、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又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駱悅等共說朝義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悅遂縊殺思明、朝義即位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朝義與官軍戰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止幽州、自縊殺懷仙斬朝義首、傳長安父子僭號凡四年

## 李希烈

李希烈遼西人、初從李忠臣戰河北有功、忠臣貪殘好色、悉以軍政委其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其子爲牙將、暴橫又甚於父、希烈因衆心怨怒、遂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代宗乃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平節

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徙鎮汴州、希烈於是帥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而遣所親詰李納與謀共襲汴、又寄與朱滔等交通、滔與王武俊田悅聞希烈軍勢盛、相與遣使勸希烈稱帝、希烈遂自稱天下都元帥、建中四年、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又遣別將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爲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大震、上以哥舒曜爲東都節度使、將營兵萬餘人討希烈、曜至郟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翰之子也、二月曜克汝州、擒周晃、進至襄城、三月、江西節度使曹王皐敗希烈將韓霜露于黃梅、斬之、拔黃州、進拔蘄州及

荊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于安州大敗伯儀僅以
身免上乃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
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
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上又行稅間架除陌
錢法於是愁怨之聲盈于遠近八月希烈將兵三萬圍哥
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劉德信
及宣武將唐漢臣與賊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澗時李勉奏
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則襄城圍自解方
遣二將趣許未至數十里上又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
狽而返無復斥候故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

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闕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上方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兵仍挾朱泚爲亂上西走奉天襄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性慘酷臨陣殺人血流滿前而飲食自若以故人畏之爲盡死力於是乘襄城之捷進攻李勉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遂陷大梁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皐數遣使間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絶朝貢皆自宣饒荊襄趣武關皐治郵驛平道路然後往來之使通行無阻希烈既恃兵强遂謀稱帝號大楚遣其將楊峯齎赦賜陳少游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

狥軍腰斬於市具以少游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爲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建封遣將守霍丘秋柵少誠不能過乃南寇蘄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蘄口遇賊兵曹王皐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戰大破之少誠脫身走包佶乃得前希烈又以夏口上流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使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爲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皐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劉昌與

曲環等又乘勝進攻汴州希烈乃懼奔歸蔡州兵勢日蹙會有疾大將陳仙奇使醫毒殺之始希烈入汴強取參軍竇良之女女顧其父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女因稱仙奇忠勇可用故希烈任之而妻亦竇姓素與女歡洽及希烈有疾竇女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敗可如何妻以告仙奇仙奇始悟故用計殺之希烈已死子不肯發喪欲悉誅諸將而自立適有獻桃者竇女請分遺諸將仙奇妻因蠟帛丸雜果中出仙奇乃率兵入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以仙奇忠爲淮西節度使

朱泚

朱泚、幽州人、與弟滔並爲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爲節度使、頗委信泚、大曆七年、希彩爲其下所殺、泚衆方外屯、而滔主牙兵、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貽、因共請泚、推知留後、有詔、卽拜盧龍節度留後、三年、泚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鎭、身入衞、旣至、見內殿、賜賚甚厚、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剪落泚牙角、泚自知爲所賣、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而進泚太尉、及滔合田悅以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之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焉、及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襄城過闕下京兆尹
供軍衆怒供給粗糲不肯食羣譟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
死敵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邪今瓊林大盈庫寶貨如
山乃盡甲反旗而鼓劫令言西行殺使者薄丹鳳門帝倉
惶出走夜至咸陽思桑道茂之言復疾趨奉天都虞候渾
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裒兵欲擊賊聞乘輿出乃帥
家人子弟俱奔奉天赴難令言遂突入含元殿掠宜春苑
入諸宮嚴兵自固而未有所屬恐不能久以泚昔在涇原
有恩且失權日久乃相聚而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則
事可濟令言遂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肯許第留使者

飲以觀衆心是夜令言復率數百騎往見泚泚即擁徒衆向闕下舍前殿總六軍僭即帝位國號大秦而自將兵偪奉天時四鎮合兵萬人人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入關播渾瑊曰漢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以分賊勢盧杞曰漢谷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之倘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賊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救兵至者惟四鎮耳若得營據要地則泚易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四鎮兵過是自驚陵寢不可上乃聽杞兵自漢谷進果爲賊所邀是夕四鎮軍潰退保

邠州、泚閲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初上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言朱泚爲亂兵所立、欲來攻城者、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信之、至泚僭位、報聞、盧杞自志貞又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上悅之、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非不知往而必死、但恨舉朝無蹈難之臣耳、遂奉詔詣泚、泚陽爲受命、館溆於客省、尋殺之、及泚圍奉天、帝卒不詰問杞

王陵殺母逆賊

王陵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廼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安國侯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不可於是呂太后欲廢陵廼陽遷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薨

趙苞啖名客殺母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從兄忠爲中常侍苞深耻其門族有宦官名勢絕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其妻子道經柳城値鮮卑萬餘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皆爲所刼載以擊郡苞率兵二萬與賊戰賊出母示苞苞悲號告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遥謂苞曰威豪人各有命不得相顧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劒以固陵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母妻

皆爲所害

## 温嶠殺母

温嶠字太真太原人嶠風儀秀整善談論見者皆愛之平北大將軍劉琨請嶠爲參軍將兵討石勒有功屬二都傾覆元帝初鎮江右琨乃以嶠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行（何忍）至是聞母亾（何益）乃苦請北歸詔不許嶠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太子卽位嶠拜侍中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

甚爲王敦所忌敦因請嶠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知其不可諫乃謬爲恭敬綜其行事干說密謀以附之又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亦與嶠深相結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公宜自選其人敦問誰可嶠曰錢鳳可鳳亦薦嶠嶠僞辭之敦不聽遂表嶠補丹陽尹嶠懼錢鳳或豫爲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即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墜幘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耶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四然後即路及發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密而與

庾亮深交、恐未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便相讒貳乎、嶠既至、具奏敦逆謀、敦聞、與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乃表誅嶠、又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賊不得渡、嶠遂率衆與賊夾水而戰、先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明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壼等、同受顧命、咸和初、為江州刺史、鎮武昌、嶠聞蘇峻之徵、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蘇峻果反、嶠屯潯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州師來赴難、復遣王愆期等往要陶侃、侃恨不受顧

命不肯出兵嶠乃遣使告侃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嶠部將毛寶謂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耶速宜追改務期同發也嶠意悟即追使改書侃乃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遣追其督護龔登以還嶠重與侃書曰大軍有進無退宜增而不宜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夫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旣同之且項者相顧綢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

況當社稷之難乎、念僕偏當一州、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荊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舉、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願切齒、今日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故嶠激厲之、侃遂率所統、與嶠同入赴難、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直指石頭、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

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也及聞嶠至峻乃遷
帝石頭是時義軍屢戰失利軍食亦盡陶侃怒曰使君前
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
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西歸矣嶠
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
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勇而無謀今挑之戰可一鼓而
擒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
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今之事勢義無旋踵公若違衆獨
還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不能對嶠
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

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與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挑戰峻時方勞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遂破賊石頭而滅之嶠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至牛渚磯水深不測有云其下多怪物嶠燬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是夜夢神謂曰與君幽明隔別何意相照也嶠意甚惡因齒疾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垂泣

子放之嗣爵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牋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不從放之以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

奸賊七

## 李林甫

林甫、唐宗室、時武惠妃有寵、子壽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也、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請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氏擿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卽拜黃門侍郎、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始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會帝

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持不可林甫爲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而善之由是疏薄九齡與裴耀卿俱罷而專任林甫相仙客初三相就位二相磬折趨而入獨林甫在中軒驁無少讓喜津津觀者竊言一鵰挾兩兔矣少選傳詔出耀卿九齡俱罷林甫嘻而笑曰尚左右丞相耶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寃之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恐及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故使堅任要職欲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搆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太子杜良娣其父有隣與壻

柳勣不相中勣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隣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林連殺之太子又出良娣爲庶人得無事未幾林甫擿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而斥忠嗣林甫又白帝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爾林甫一日從容言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曰慶王往年獵爲豹傷面甚林甫對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之曰朕徐思之然太子以謹孝聞內外無恭言故飛語終不得入林甫性陰賊忍誅殺同

時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殺楊慎矜張瑄等緣坐數百人相繼誅戮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爲爪牙興大獄衣冠累息適之子霅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終無敢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欲排構大臣卽居之子岫爲將作監嘗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而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柰何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斥已卽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試問竟無一中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故事宰相皆元功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

衆恐刺客竊發出入騶騎先驅百步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避走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帝或不朝羣司百官悉走其門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一人謁者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諫官無敢正言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卽斥爲下邽令因以語動衆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由是諫爭路絶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摠制之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俊張說蕭嵩等皆自節度使入相天子

林甫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説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強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肯先身也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若陛下感而用之夷狄不足圖矣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十四年不徙卒稱兵蕩覆天下林甫爲之也李適之既與林甫有隙適之又領兵部尚書林甫乃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温鞫之温入院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問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兵部吏素聞吉温慘酷及引入皆自誣服頃刻

獄成、而囚無榜掠、適之遂得罪、後林甫求治獄吏於炅、炅薦温、林甫大喜、温語人曰、君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羅希奭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遷殿中侍御、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適之貶宜春、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無數、牒至宜春、適之啣藥自殺、適之子霅迎父喪至東京、林甫使人誣告霅、亦杖死於河南、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

## 盧杞

杞祖懐慎也、父奕死安祿山之難、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耻惡衣菲食、人咸謂有祖父風節、藉蔭爲遷虢州剌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命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請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合帝意、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未半歲杞譖罷炎、炎卒逐死、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會李希烈逼東都、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驕將、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

名重海內人所信服上以爲然卽令宣慰其軍卒爲希烈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杞畏其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遂卒于行是時兵屯河南財用日急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贊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貸其羸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長安爲閉肆民心愁怨贊術大窮於是間架除陌之稅行矣所謂間架錢者其法屋三架爲間上稅間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所謂除陌錢者公私貿易舊法千錢筭二十請加五十主儈注所售入其筭有司其自相市爲私

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
儈得操其私以爲奸、其倡和造作、以召怨階亂、皆杞爲之、
後帝出奉天、杞從上卒迫走出、百僚諸王鮮有知者、李懷
光自河北還平奉天之難、杞懼其入朝有所關說、譎帝詔
懷光無朝京師、進屯便橋、乘銳破賊、以致懷光怏怏自疑、
遂謀反、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讙沸、皆指目杞、帝不得已貶
杞新州司馬、然尤念之、乃因興元赦令、徙杞爲吉州長史、
杞喜曰、上必復用我矣、貞元元年、詔拜杞饒州刺史、給事
中袁高不肯草詔、乃改爲澧州別駕、遂死澧州、初尚父郭
子儀有病、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郎屏去、隱几而待、

家人惟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内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彼得權吾族無類矣

秦檜湯思退附

秦檜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二帝北遷金以檜及孫傅張叔夜何㮚司馬朴從至燕山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撻懶攻山陽檜遂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入見拜禮部尚書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謂檜與㮚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三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撻懶縱之亦必質親屬安得與王

氏偕行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其通
虜明甚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
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發檜曰今非相不可行也八月拜
右僕射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檜風其黨建言周宣
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並任宜分內外頤浩遂建
都督府於鎮江高宗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
蠡之分職可也二年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檜罷前一日
上謂直學士綦崈禮曰檜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
豫若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乎檜又言為相
數月可以聳動天下今未有也崈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播

告中外然後知上亦疑檜之姦矣五年上駐蹕平江復召
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卽日授檜樞密使會浚去
帝問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
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故鼎復相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甚相
得浚先達力引鼎浚又嘗盛稱檜於鼎鼎曰此人得志吾
人無所措手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至是檜聞浚
言深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因以激怒
鼎使擠浚也鼎素惡檜至是反信檜卒爲檜所傾云八年
拜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憂之曰姦人相矣金使來
議和與王倫偕至檜與宰執共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

首尾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顓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旣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決矣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羣臣預之鼎遂力求去出知紹興府鼎旣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士以議和論不合者咸相繼去位矣檜方挾金人自重至是欲上行屈巳之禮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時諸將所向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九月詔岳飛還行在楊沂中還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轍亂飛口

呿不能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檜盡收諸將兵詔給事中范同令諸將入對、岳飛至入對曰、如今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即了耳、檜領之於是世忠俊並爲樞密使飛爲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荅詔視常期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檜別下詔、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于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受元樞之制以出其所部皆已散去導從盡是密院之人、三帥始知兵柄見奪、洪皓歸自金致金酋室然寄問之語檜聞之、深以爲憾令李文會論之皓

遠貶英州後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檜引問之曰你莫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舉朝上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故我便要殺你自是檜出列大兵長挺以自衛自檜擅政屏塞人言故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陰私以取寵求媚中有一二涉觸忌諱只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至有請檜乘金根車置益國官屬并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筆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

即捕治之又陰結內侍及醫師伺上動靜郡國大事只申臺省王上不聞也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不敢他語惟盛稱秦檜勲業明日檜入忽問曰昨日奏事甚久執政皇恐曰某惟誦太師勲德語終即退實無他言檜嘻笑曰甚荷蓋已㗘言事官上章矣執政甫歸閣彈章副本已到其忮刻如此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柔佞易制之徒言官聽檜彈擊者輒以政府與之故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二人然甫入即出或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朱子曰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膝

鞾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但到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高宗初見檜能擔當和議遂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惡之人檜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檜皆擯去之舉朝無非檜之人高宗更動不得了

李生曰使秦檜不死高宗有寒心矣使檜幸而永年高宗不壽檜不但欲受九錫已也檜之所以竭力事金者豈他日如契丹立石敬塘爲晉帝故事耳其設心未嘗不欲安坐而享張邦昌劉豫之貴也趙鼎諸人不學無術不能知人相幾盡在其術中而不悟悲夫

湯思退處州人秦檜當國惡直醜正必不與已違異者始久於用時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董德玄及思退至卧内贈以黄金千兩德玄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他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檜金非檜黨也信之拜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詐傾邪專附秦檜父子乃罷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孝宗召思退復相之時金來索海泗唐鄧四郡上不許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許割棄四郡與金復咨令孫造諭金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思退督江淮軍思退辭不行言者因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以憂悸死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九終

#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

## 一太子

### 戾太子據

據之母、衛后也、元狩元年、立爲太子、年七歲矣、初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使東方朔枚皐作禖祀、必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太子既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

大聖人

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後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平憣、雖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多毀之、以故太子譽少毀多、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嘗必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笑語、上知其情、乃誅融、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

貞、大、聖、

爲咒詛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爲驚悟因是體不平武帝末江充用事後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劒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蠱道呪咀窮治其事皆坐誅充既知上意復白言宮中有蠱氣上使案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銅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幷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宮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蠱不知巫置

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乃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斬充以狥炙胡巫上林中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門毋令反者得出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發兵至長樂

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太子兵敗亡不得詔收后璽綬后自殺諸太子賔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小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何者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隷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

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唯陛下寬心慰意、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太子之亡也、東至湖、臧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卽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鬬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封李壽爲邘侯、張富昌爲題侯、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

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族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戾太子既死上乃立皇子弗陵爲太子而使霍光輔之初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多過失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智上竒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脱

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廷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即賜死頃之帝閑居試問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　真聖人

太子勇

勇小名睍地伐隋文帝篡位立勇爲太子帝嘗謂羣臣曰前代帝王溺於嬖幸故時有廢立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親兄弟也勇解屬詞賦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而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疋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妃忽遇

心疾薨獨孤獻后意太子妃有他故於是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妾備員數而已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而愈稱晉王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爲儉素接朝臣禮極卑聲名出太子遠甚臨還入內拜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盃杓也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本無病痛忽爾暴亡何因復于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許大苦痛也晉王知后意移因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素約

令諭旨於楊素具言皇后此語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欲用以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其新婦亦可憐我有時遣婢去常與之同寢食豈如睍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酣宴耶我所以益憐阿麽者嘗恐暗地殺之素既知其如此即盛言太子不才以激怒后后始有廢立之謀矣帝亦惑之遂疎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察太子動靜又東宮衛人及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以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

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悒然愁苦、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脫衣臥、乃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楊素又鍛鍊以成其獄、勇以故遂敗、勇既廢爲庶人、再拜謝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左右莫不憫嘿、乃移勇於内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爲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勇自以廢非其罪、升樹叫呼、欲聞于帝、冀得引見、楊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後帝遇疾於仁壽宮、廣

入侍姦亂事聞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暴崩太子不發喪僞勅賜庶人死

太子建成

唐高祖即位立建成爲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以帝初興建成不與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會劉黒闥亂河北珪等說建成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非有功德爲人所稱道今黒闥痍叛殘孽可請往討之以自爲功建成遂請行敗黒闥于洛水于是建成等私募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爲宮甲又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内之宮内一日與秦王晏飲以毒酒進王王因中毒歔血數升扶病而歸

帝來問疾因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之力將定東宮爾又亟讓故成爾志今太子之立既多歷年吾重奪之觀爾兄弟終不相下奈何武德九年建成元吉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并爲書招之敬德辭以告秦王王曰公心如山雖積金至斗公終不移相遺但受且得以知其陰計不然禍將及公矣既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不敢入而止元吉又譖敬德於上前上將殺敬德頼秦王固請得免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元吉遂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秦叔寶等偕行仍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

以益其軍、元吉既謀得秦王驍將精卒、因與太子計、欲待秦王出餞昆明池、即使壯士拉殺之、而以王暴卒奏聞、長孫無忌等知之、乃勸秦王先事圖之、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太子、比聞護軍薛實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矣、亂心無厭、何所不至、大王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大計乎、秦王命卜之、幕寮張公瑾自外來、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巳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秦

王、於是秦王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相負、今欲殺臣、以爲世充建德報讐、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乃俱入趣玄武門、至臨湖殿覺變、卽跋馬東歸宮府、秦王大呼、元吉張弓欲射秦王、再三不能彀、於是秦王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士繼至、復射元吉墜馬、會秦王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絓、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秦王、敬德躍馬、叱而射殺之、上聞之、大驚、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蕭瑀

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宿心也、癸亥立秦王爲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太宗立、追封建成爲息王諡曰隱

太子忠

忠、高宗長子、高宗始爲太子而忠生、王皇后無子、后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已、請於帝、得立爲太子、及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武后旨、上䟽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既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

自塗山、是謂吾君之亂、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爲
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瑶嶽韜峯、臣以愚誠、竊
所未解、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
彗星、越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亂降神、重光日融、爝暉
宜息、安可以茲傍統、叨據温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竊惟
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彊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
休哉、暹武延陵、故常美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
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繫心、垂裕後昆、
將何播美、忠於是降封梁王、麟德初、宦者王伏勝得罪於
武后、敬宗乃誣忠及上官儀與伏勝謀反、賜忠死、明年、太

子弘表請收葬許之

太子弘　天生大賢

弘武后長子也顯慶元年立爲太子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曷謂書此瑜曰聖人作春秋要使惡名不得滅於後世耳弘曰然所不忍聞也願讀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參不入殿下睿孝天性如此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曰善太子聞蕭妃女義陽宣城二公主幽于掖廷年已四十不得嫁惻然爲之請於武后后怒卽以當上衛士配之太子由是失愛太子又請以同州沙苑分假貧民帝

大悅、謂侍臣曰、弘仁孝恭讓、未嘗有過也、而后將騁已志、愬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聞者莫不痛之

太子憲　亦是大賢

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爲太子矣、而平王隆基有大功、未知所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先有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因涕泣固讓平王、睿宗乃許之、而復立平王爲太子、太子兄弟五人、俱先賜第于上都隆慶坊、號曰五王宅、至太子、又製爲長枕大衾、曰與諸王臥起、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憲及

糊突

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於安興坊二坊環列宮側玄宗於宮西南置樓置其西曰花蕚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則召升樓相與同榻而坐或就而幸之賦詩燕飲賜與金帛極歡而罷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歡讌或擊毬或時鬪雞馳逐鷹犬所至上輒遣使勞賜相踵也世謂天子友愛古無有者憲尤謹畏不敢干政上益信而重之後申王等皆薨唯憲獨存上親待之愈厚薨時年六十三開元之十四年也上以憲實讓天下非大號不稱追謚曰讓皇帝

唐虞世界

## 太子瑛

瑛玄宗太子也初瑛母以倡進得幸生瑛及爲臨淄王別以色選得幸生鄂光二王既而武惠妃有寵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及二王以母失職皆無寵惠妃日夜伺太子短譖爲醜語泣訴于帝帝怒召宰相議廢之中書令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陛下奈何一日欲棄三子乎帝默然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搖妃意二十五年妃復搆太子有異謀妃因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盜請介以入太子信之妃因走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已具甲而來矣帝使中人視之果然遽召宰相林甫議之遂並廢爲庶人尋遇害故天下號三庶人

焉歲中惠妃數見庶人為祟因大病召巫祈請改葬而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後祟乃亡

李卓吾曰明皇待諸弟如此其仁愛待諸子如此其不仁何相悖也嗚呼讓皇帝於是為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太伯叔齊之賢則明皇之視諸弟不難於諸子矣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終

#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一

## 二諸王宗室

### 梁孝王武

孝文二年、立武爲代王、後用賈誼策、徙王梁、景帝初、王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三年、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將軍、以距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

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得賜天子旌旗出稱警、入言蹕、儗於天子、招致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

后議格、孝王乃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
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
及他議臣十餘人、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
望於道、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
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内史安國、皆泣諫王、王乃令勝詭
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
后兄王信說天子、無竟梁事、帝怒稍解、時太后以梁事不
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治梁事來還、至霸昌
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
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

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羊勝之屬為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

月中、病熱薨、太后聞孝王死、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 楚元王交

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卽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旣廢楚

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荆王交爲楚王元王旣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爲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爲夷王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卽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以子禮爲平陸侯富爲休侯等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

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

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饑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爲楚王奉元王後是爲文王更封富爲紅侯富子辟彊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乃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爲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德字路叔少脩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爲

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爲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與立宣帝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德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子向嗣德尤好古博學

眞○大○臣○

河間王德

德景帝子立爲河間王脩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

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王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謚曰獻又曰獻王入朝問五策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中山王勝

勝景帝子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多宼鼂錯之策以諸侯連城數十太彊數奏暴其過惡而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磐石宗

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事以侵冤建元三年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纍欷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回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宵見蚉蝱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覆昧泰山不見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

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
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
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臣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
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乃以吏所
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
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
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
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内有子百二十餘人常
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
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

何以稱爲藩臣

東平王蒼

蒼光武子封東平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鬚顏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太平宜脩禮樂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閒當遂校獵河南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上疏歸職曰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止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六年

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月餘還
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
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
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
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
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
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
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賈逵爲之訓詁
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咨
問六年冬蒼上疏求朝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帝以

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舊典、諸王女皆封鄉女、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獨留蒼、賜以秘書列僊圖、道術秘方、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傅、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自歌詩、並集覽焉、

楚王英

英光武子、封楚王、初馬援兄子壻王磐、磐王氏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為遊俠、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善友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

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輔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帝怒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眞神人也秋八月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等始就國

何神之有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

書、及沙門以來、於是中國始傳其書、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寂先好之、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英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先陰䟽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與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太半、唯門下陸續、主簿梁鴻、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毋自

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不變而偶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也使者以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隊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如此帝言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

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爲此對、曰、臣獨爲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是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寃、

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郎出、
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
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
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朱虛侯章

章、齊悼惠王肥之次子也、呂太后元年、章入宿衛、后封爲
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
安、高后七年、諸呂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
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
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

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黙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欲爲亂、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從中與大臣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聞此計、乃以其舅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

以西平關中之亂呂產等聞之遣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留兵屯滎陽使人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齊王聞之屯兵西界待約旣而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盡誅諸呂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毋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昉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爲長立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于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

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
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勃父初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
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獨早埽齊相舍人
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
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壹
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齊
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益封朱虛侯東
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
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
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

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興居、王自殺、國除、

## 吳王濞

初高帝立其兄仲爲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守、棄國而歸、天子廢爲合陽侯、而封其子濞爲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布、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不可無壯士以鎮之、乃立濞於沛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

狀有反相、然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
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愼無反、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
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招致
天下亡命者、令鑄錢、東煑海水爲鹽、以故民無賦、而國用
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
好、景、
太子引博局提殺之、而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慍曰、天下一
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
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病不朝、然驗問實不病也、諸吳使
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
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及

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之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才、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祖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孼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孼、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驕恣、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

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乃使說膠西王王許之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楚趙亦皆反發兵而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

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

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吳王即不許、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據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皆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于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行閒候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

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已十餘萬、遂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乃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吳王兵既破、敗走丹徒、保東越、東越紿吳王出勞軍、使人鏦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楚王戊軍敗自

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王自殺、
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
亦自殺、濟北王以刼故不誅、七國兵以正月起三月而破
滅

淮南王長

高帝八年、從東過趙、趙王張敖獻美人、幸有身、及貫高等
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美人繫、
告吏曰、日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美人弟
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美
人已生子、恚卽自殺、吏奉美人子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

弃其毋眞定、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美人子爲淮南王、名曰長、王早失毋、常附呂后、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肯捄、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力扛鼎、乃自褏金椎往詣辟陽侯、椎殺之、馳詣闕下而謝、曰臣毋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毋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戮報毋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

諸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乃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乃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

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王亦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已不可奈何矣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民有作歌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乃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以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

胡說

此又何說

聖主

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王淮南王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襃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

重之毋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閒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王后荼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之乃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乃上書謝歸之太

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太子欲遂發兵、計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公卿言淮南王安雍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亦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復有謀、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復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甚耻之、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即

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以爲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有孽子不害㝡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書旣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初王銳欲發謀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聞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

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而使宗正以符節治王、聖王安自殺國除爲九江郡

晉八王　附齊王攸

司馬亮、懿第四子也、武帝踐祚、封汝南郡王、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令出鎮許昌、亮未發而帝復有詔留亮、楊駿聞之、從中書監索詔收之、帝崩、駿欲討亮、亮懼、夜馳赴許昌得免、及駿誅、以亮爲太宰、

與太保衛瓘共掌朝政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欲奪其兵權瑋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欲廢立遂害之司馬瑋武帝第五子也既矯詔殺亮瓘等或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瑋司馬倫懿第九子也拜車騎將軍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太爲賈后所親信愍懷太子廢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傷太子無罪與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而公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

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合先謀之秀許諾言於倫倫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慧乃更說倫曰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若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既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讎可也秀因微泄其謀使謐黨聞之倫秀因勸謐等害太子以絶衆望於是太子遂遇害倫秀等乃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矣遂廢賈后爲庶人而收捕賈謐等執張華裴頠等於殿廷皆殺之倫自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素庸下至是復受制於秀秀又矯詔使使持節奉皇帝璽綬禪位于倫遣惠

帝出居金墉城、倫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於是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起兵討倫、遂斬孫秀、而賜倫死、司馬冏、獻王攸之子也、趙王倫時、客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出鎮許昌、及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既畢、天子就拜冏大司馬、加九錫、冏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朝廷側目、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被徙爲中書侍郎、冏主簿王豹致牋於冏曰、伏思元康巳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善終者、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

於關右、成都盤桓於魏都、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見其可也、於是長沙王乂、乂發兵攻冏矣乂武帝第六子也、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乂率國兵應之、及河間王顒將誅冏、傳檄以乂爲內主、乂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幰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顒本以乂弱冏彊、冀乂爲冏所擒、然後以乂爲辭、宣告四方、共討冏、因廢帝、而立成都王、己爲宰

相既而乂殺冏其計不果乃遂與顒同犯京都詔以乂爲大都督距顒連戰自八月至十月乂前後破顒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城殿中左右恨乂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顒越懼難作遂收乂至營炙而殺之乂寃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焉司馬穎武帝第十六子也封成都王鎮鄴趙王倫之簒也穎發兵應冏及穎誅倫冏率衆入洛專擅威權穎入見天子即辭出穎形美神昏委事盧志故得成其美及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穎恃功驕

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穎方恣其所欲而憚長沙王乂在
內遂與河間王顒表檄乂使就第而與顒將張方率兵伐
京師乂被執穎復旋鎮鄴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眕及長沙
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
萬次于蕩陰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焉左右皆
奔散天子棄于稾中超乃奉帝至鄴平北將軍王浚寧北
將軍東嬴公騰起兵襲鄴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
中書監盧志單車走洛河間王顒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挾
帝擁穎及豫章王幷盧志等歸于長安穎遂爲長史劉輿
所害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論者稱之司馬

顒、懿弟季之孫也、九年伐梁王彤鎮關中、齊王冏亂朝、顒詭稱受密詔、檄長沙王乂討冏、及冏敗、顒潛圖害乂、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乂死、詔以顒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及張方將兵逼帝至長安、顒選置百官、自作威權、東海王越又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顒於是乘單馬、逃入太白山中、而越軍入長安、大駕遂旋矣、馬瞻等迎顒復知軍事、永嘉初、詔以顒爲司徒、顒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顒并其二子、顒遂亡、司馬越、懿弟泰之次子也、討楊駿有功、封東海王、帝至長安、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朝政、讓不受、大駕反洛陽、越以太傅錄尚

書事大失衆望懷帝即位復委政於越越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以自効越遂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莫不隨從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以憂死石勒追及於苦縣命焚越屍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仇一時數十萬衆勒皆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由是天下皆歸罪於越焉

齊王攸文帝聪子攸德望日隆侍中荀勗馮紞及尚書令楊珧皆惡之紞言于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

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乃詔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征東大將軍、王渾即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宜贊皇朝、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等、皆切諫、博士庾旉等七人皆表乞留王、果如勗所譏料矣、帝遂大怒、收旉等付廷尉、攸陛辭數日、嘔血死、帝初愛攸爲荀馮等所搆、故出之、及死、帝哀慟不已、馮紞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帝收淚而止、卓吾曰天道好還、司馬懿之爲子孫謀、智耶、愚耶、蓋眞愚而眞不智者也

劉義康

義康宋高祖子也文帝元嘉初遷侍中專執朝權時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善湛之入也景仁寔引之湛既至以景仁居前頗生猜隙然知帝信仗景仁未可搖奪乃委心義康欲因其力以傾景仁及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爲府湛憤怒日使義康毁景仁於帝前景仁因對所親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可如何乃稱疾解職而累疏不許湛議遣人刼殺景仁于外雖帝實知亦終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有此即遣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得附近宮禁故湛謀不行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

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盛有才氣，劉湛、義康謂宮車若晏駕，道濟恐不復可制。一日因帝疾，乞召道濟入朝。既至，留之累月。將遣還，會帝疾篤，義康遂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皆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矣。義康既專總朝權，四方獻饋，皆是上品，帝嘗冬月噉柑，不佳，義康遣人東府取柑，果大供御者三寸許。湛倚義康之重，見上，亦遂無人臣禮。湛善談論，敘致銓理，令人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不夕不出。及是驅煽義康，上意雖離，而接遇猶如初也。上嘗私謂

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宮與語常視日早晩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晩苦其不去會湛遭母憂上以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收湛付廷尉幷誅其黨而遣人告義康以湛等罪狀遂詔義康出鎭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窺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不曉其意其夜上出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皆上與景仁定議也及殷景仁卒上以始興王濬爲楊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曄有儁才而薄情淺行甚爲士流所鄙性又躁競自以才用不盡怏怏不樂吏部尚

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也、初魯國孔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義康爲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謂天文圖讖、上必以骨肉相殘、非道晏駕、江州應出天子、而范曄志意不滿、可與同謀、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令引與曄相見、熙先家饒於財、與曄博、故爲拙輸財、曄既貪、又愛熙先文采、因與熙先情好款洽、熙先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

外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已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歸諸吾子何如曄愕然懼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賢人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有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可爲寒心豈書籍遠事

也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累經義康府佐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遂成謀帝之燕武帳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目曄曄不敢仰視俄而座散驍騎將軍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遣使詰問曄曄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曄

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捐邪明日送付廷尉熈先望風吐欵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熈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能不作賊耶由是義康弃嫓綜熈先及其黨與皆伏誅收藉嫓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而母居止單陋其爲人如此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一終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二

三外戚

史丹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宣帝父也、宣帝即位、恭已死、子高侍中、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元帝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

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

王商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侯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平鳳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

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商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眞漢相矣王鳳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

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顓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

## 傅喜

傅喜字稚游、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哀帝初卽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爲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

與喜等而女爲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
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
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而賜喜黃金百斤以
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
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
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
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衛以無
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
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
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

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乃徙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嫉喜恭儉、傅太后又求稱尊號、欲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日、遂策免喜就國、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卽位、王莽用事、白王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恣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以故斥逐就國、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而孤立憂懼、乃復就國、以壽終

陰興

陰興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九年遷侍中時光烈后爲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大凡外戚之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富貴有極人當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十九年帝召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恐虧損聖德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

聽之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及興疾病帝親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敕見幸

## 樊儵

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儵有父風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各招引賓客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獨得免其後廣陵王荊有罪帝以至親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

事竟儵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臣等以荆屬毋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之矣帝嘆息良久儵亦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惟一子奈何棄之于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諸子並得不坐

梁冀

冀梁商之子也初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陽加元年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以商爲大將軍商因稱疾不起商卒子冀嗣冀爲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語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鬬鷄父商所親客呂放頗與商言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卽遣人於道刺殺放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周舉等分行州郡索貪汚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及其弟河南尹不疑貪叨縱恣枉害忠良等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及帝

崩冲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而惡之遂鴆殺帝而立桓帝并殺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懼焉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並前所襲合三萬戶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又封不疑子馬爲潁陽侯胤子桃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

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復五十七人、冀在職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天子拱手而已、不得有所親預、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陳災異日蝕之變、咎在於冀、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成謀誅冀、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快哉 ○○

## 竇武 附胡騰

竇武少以經行著稱、嘗教授於大澤中、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立爲皇后、武封槐里侯、

帝崩無嗣、武立解瀆亭侯宏、是爲靈帝、帝拜武爲大將軍、居禁中、更封武諸子侄皆爲侯、及侍中步兵校尉等、涿郡盧植（好）說武曰、足下建立聖主、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夫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立、何功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武既輔政、太傅陳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不濟事）遂與武共定計策、會五月日蝕、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况今石顯數十輩乎、（何說）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蝕、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白太后、太

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八月太白出西方武乃用劉瑜計奏免黃門令魏虔而以所親小黃門山氷代之使氷奏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聽令氷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氷即奏收曹節等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盡見族滅邪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張亮等十七人唽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守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

南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山氷出鄭颯還共刼太后奪璽書令捕收武等武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徙武家屬於日南遷太后于雲臺幷殺陳蕃當是時匈匈豎得志士大夫皆喪氣武府掾胡騰獨殯歛武焉武孫輔年二歲節等捕之急胡騰逃輔于零陵界自謂巳子而爲之聘娶初武母產武時幷產一蛇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結屈頃而後去騰字子升桓帝之巡狩南陽也以騰爲護駕從事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爲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

比司隸校尉臣自從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

楊駿

楊駿華陰人以武帝后父超居重任武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弟珧濟勢傾天下故時人號爲三楊及帝疾篤未有顧命朝臣惶惑而駿盡斥羣公親侍改易公卿樹巳心腹會帝小間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從中書借詔觀之便藏匿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便詔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

旨使作遺詔以駿爲太尉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録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親視之而無言自是二日遂崩駿遂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亦不下殿馮翊太守孫楚說之曰公以外戚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謙順之道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其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爲之寒心欽曰

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逐我、我得踈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黃門董猛始在東宮、嘗給事賈后、乃與李肇孟觀及楚王瑋等、謀討駿、於是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當當哉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太宗長孫皇后兄也、素從秦王征討有功、及太子建成忌秦王、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隙已萌、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誅管蔡也、遂俱入白請秦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

文明、為子孝、為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為孝乎、塗廩弗下、得為仁乎、王未决、而事益急、乃遣無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遂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等共討難平之、秦王為太子、授左庶子、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進尚書右僕射、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勲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固辭、又因高士廉口陳至誠、以外戚位三公、恐議者謂天子私后家、帝曰、朕任官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敢棄、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

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故相之耳帝思所與共艱難者賴無忌故作威鳳賦以賜之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李勣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大驚爭抱持奪刀以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者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帝顧王曰舅許汝矣於是遂以無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臥內帝引手捫無忌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太子即位是爲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省時高宗欲立武

昭儀爲后無忌固諍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無忌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又詣其家許敬宗亦數勸之無忌皆厲色峻拒帝後召無忌遂良及于志寧極言此事無忌已數諫帝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故后既立遂深銜無忌等洛陽人李奉節揣后指上無忌變事乃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黔州後數月詔覆按反獄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訊無忌投繯卒期親皆謫徙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已以聽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卒以屠覆自是

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中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毋覽國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嘆其以裔孫釣爲猗氏令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二

